

桐城  
藏  
漢  
勒  
竟  
藏  
本

吳醫彙講

卷八  
九  
十  
十一



吳醫彙講卷八目錄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頤毒頤字辯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屠彝尊

論白痞

李純修

爛喉痧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計八則





吳醫彙講卷八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顧豐來吉氏校訂

朱應皆

名升恒號玉田國學生住宋仙洲巷

木鬱達之論

內經云木鬱達之古來註釋者以達為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釋而於達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鬱者即肝鬱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鬱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



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鬱  
之症患於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  
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卽爲達道彼若  
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恒  
多豈可槩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鬱古人之註  
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  
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鬱致疾不  
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爲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  
所因而治之則鬱自解鬱者既解則發奪泄折俱在

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頤毒頤字辯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遺毒  
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爲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  
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  
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  
爲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  
爲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

身醫真論 卷八  
以少陰爲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脇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尙可謂之頤毒乎

### 方藥等分解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註分兩而於末一味下註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爲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爲配合况藥味有厚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

合轍也卽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  
天真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  
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爲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  
然則古人之不爲註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  
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  
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制之  
師不致越伍而誹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  
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爲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  
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千里



吳醫真言 卷八  
三  
之錯失於毫釐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  
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  
瑟也竊以爲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  
高明



楊存耕

名泰基字覲宸號勉齋生於乾隆丁卯列  
成均廕闈試業儒係丙戌狀元張西峯門

人業醫係棗天士徒孫鍾南紀門  
人住間門外資福橋存耕其堂名

### 保護元陽說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爲萬物資始神變化合

太和所以彖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

以桂枝湯爲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

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卽陽明

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

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

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溫中有  
當歸四逆液涸用復脈法虵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  
桂枝命名者而仍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  
經宜用卽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叅金匱開卷論  
臟腑經絡次章治瘧必先列括萋桂枝其餘各症以  
桂枝法加減者復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乾行健教  
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溫熱而喜寒涼每見  
元虛濕溫風溫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  
地黃竹葉石膏葷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

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爲扼腕試觀大  
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  
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  
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百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  
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亟宜保護醫當  
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  
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

江叔齋跋

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論以易理闡明

醫理而以護陽立說并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  
從護陽起見誠爲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  
人能保護元陽則太和之氣充滿於身熙熙皞皞  
共躋春臺矣易以陽喻君子吾於楊君亦云然  
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  
理故其辭文

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

受業門人程清泰百拜誌



楊立方

名曰恒住  
城中平橋

讀傷寒論附記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  
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  
溫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爲初之  
氣少陰熱化爲二之氣少陽火化爲三之氣太陰濕  
化爲四之氣陽明燥化爲五之氣太陽寒化爲終之  
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溫與熱必在於  
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



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  
加臨各別益之以勝復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  
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時而有其氣  
不可膠於節候之常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  
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爲四時日出爲  
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皆是以活法言之  
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於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  
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  
於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曰有太陰之人

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  
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  
公有異稟臥卽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  
紀極小吏竊食卽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  
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  
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天之氣也化者臟之性  
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  
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  
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以以

臟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  
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十三方面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爲治之活  
於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  
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  
卽雜證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  
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尊

名暉號疎村國學生浙江烏程縣人僑寓平江

白瘡

症破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癩疹門中  
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證中每多發出  
猶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瘡有初病卽見者有  
久而卽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癩疹已見  
補瀉已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  
不知致病之由旣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癩疹  
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



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  
傷血熱不散而裏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  
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爲癰紫黑爲胃爛而不治也時  
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失於清透傷及手  
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  
爲痲或歲當火運復感時厲之毒卽咽痛而成丹痧  
及爛喉痧之類爲最劇者也至於白痞一症則溫熱  
暑邪病中必兼濕爲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  
因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



甚爲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爲熱傷氣  
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熱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  
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藉以自復所留之濕仍從  
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爲白痞以肺主氣故多  
發於頤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爲肺之色光潤爲濕之  
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  
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復邪自外  
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  
爲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爲

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爲氣竭而凶摠以形色之  
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  
暑濕之令爲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  
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爲  
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  
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  
推仲聖痲濕渴合論益知暑熱溫邪症中多夾濕邪  
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李純修

名基德號雲浦國學生住齊門外蠡口

爛喉痧論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并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祇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痰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

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矇矓者并有元氣日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不同卽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之詳矣槩不復贅



祖鴻範

名世琛號小帆  
住海紅坊巷

爛喉丹痧治宜論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爲宜卽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爲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焰咽痛愈

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涼藥尚且火  
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  
遏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  
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爲先務俾汗暢  
而丹痧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  
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  
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  
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  
清涼者乃以鬱遏誹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

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  
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隨  
機權變斯各中其窾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痠痛  
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  
非同痺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蘇氏



陳元益

名昌齡號半帆  
國學生住北濠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證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爲祖劑芫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證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卽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

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肢雖達而頭面不透咳聲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卽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聾之隱早者更有痧雖外達而焮紅紫滯或目封或皆赤譎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爲輕易危爲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一

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  
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  
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  
有之要在臨此證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制宜因證  
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爲司  
命矣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  
男子調氣女子調血以爲大畧似補前人之未及然

愚謂此說未可一槩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其著傷寒論原爲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卽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裨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于男子之說後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爲一致今試以藥攷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卽如桂枝芍藥固營而閉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



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卽白  
朮人參人皆以爲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  
知亦爲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爲氣藥用之在陰  
便爲血藥總之傷寒一證皆爲營衛受病耳何必分  
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  
氏之說爲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爲  
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  
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

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

西疇顧業師評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  
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叅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  
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  
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爲我生身之始水中  
能生真火人皆未究況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  
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爲  
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

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  
弱蟄藏而水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  
本無二氣噓氣卽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卽有氣陰化  
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  
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効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  
足何也命門之火卽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卽心精之  
源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  
炎則肺金受尅陽焰飛揚於上焦而生欬喘咯血等



病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  
於下焦而生癰閉壅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  
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腎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  
下火生土也脾土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  
屬陽傳道於大腸而容受無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  
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  
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故凡治脾胃當  
以調肺氣交心腎爲先

人身之痰最能爲害勢湧如潮勢衰如汐風寒濕燥  
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  
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  
兩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週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鍼通其外由外及內  
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裏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  
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  
今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  
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

處反爲掣動矣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  
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復作寒熱各踞於其  
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  
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云氣欲悶絕可知中  
暍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搖精恒多氣促  
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  
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

者至秋而發爲伏暑怯者卽中暍而死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徐叶壘

四大家辯

論醫宗必讀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王繩林

攷正古方權量說

吳國寶集講

卷六目錄

吳醫彙講卷九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與謙履安氏校訂

徐叶壘

名鏞號鈺臺松江南邑人弱冠入諸生卽棄舉業專攻岐黃學

四大家辯

李士材讀四大家論一篇本自王節齋大意謂三子  
補仲景之未備而與仲景並峙也然仲景醫中神聖  
德備四時三子則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試觀玉函  
金匱方中黃芩白虎已開河間之先也建中理中已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丹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苟守張長沙博聞強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爲淺醫畫限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投寒涼則忌進溫補則合醫之喜用溫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溫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已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貫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王繩林 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權量皆起于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為一寸而為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真人千金方論述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為步今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據此知即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即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龠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律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強其積二千分卽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鑿不得爲侈弁且計其容積僅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升口自乘得一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強乘之得二千分爲容積云深八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兩龠之實以秬黍二百四十粒爲一兩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干，金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冢志水

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

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一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

為圭半之  
為一刀圭

撮為一勺

勺即  
龠也

兩勺為一合

合為升字之誤一升  
共二千五百六十黍

也李時珍沿兩勺為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為一升則誤以傳誤

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秤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

見攷工記輪人  
條下註疏中

自劉

歆變亂古法置秬用柜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未足為訓也

鄭世子樂書穿鑿附會其云  
黍權黍量盡屬臆斷張介賓

採入類經圖翼

殊誤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為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為一銖

圖翼謂十黍當  
作百黍者非也

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攷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

二錢而推得其同積異重之比例假如水與蜜各貯一盞中容

積相等而水輕蜜重水若二十兩則蜜必二十九兩以此推算

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蜜必一兩七錢四分

明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蜜二十九

相乘

得數三十四兩八錢以第一率之二一為  
法除之得第四次一兩七錢四分

水一兩二錢

蜜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蜜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蜜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即古蜜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強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三兩

準今二錢三分

分三服中病即止

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準今六錢分三服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準今三錢分再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準今一兩二錢分三服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二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准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也

立方筭法滿千分爲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一

千四百九十七寸爲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爲六勺七抄

以古方泰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準今三勺三抄半秫米一升準今六勺七抄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準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杯飲約可

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七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

禾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七者作七正方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為之錢七者以五銖錢為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為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七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

為三十二黍方寸七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

三百三十三分為方一寸七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注藥

輕重不等今但就忝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曲尺九分其累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十九分爲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爲首率重一錢爲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爲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爲四率是一錢七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以古方忝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

準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日三服

每方寸七準今之二錢石藥性

重也

燒禪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

灰性必輕

大陷胃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

每服是半錢七準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強人服一錢七

準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

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為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準今四分



以古方參之

澤木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

準今四錢七分五厘

以三指撮為後飯服

四分日三服三日後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

準今四兩一錢八分

取三指撮井水煮服

石藥性重

每服八分以五十餘日為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

錢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相子大也一方寸七

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九為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相子準之準前論刀圭容三十二黍應重一分方寸七加十倍

應重一錢

以古方參之

已椒藜黃丸藥共四兩

準今三錢蜜丸加梧子大

飲服一九日三服

每日三九

每丸一分蜜在外十日而膠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

準今三兩三錢八分

大棗百枚為膏和蜜丸

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九一百丸為劑

每丸藥未當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棗一枚

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較小干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

準今九錢一分

蜜和丸如鷄子黃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口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

四丸

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丸

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

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湯者即用此九錢一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

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鷄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鷄子黃准十梧子者奮筆增為四

十梧子  
謬也

備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丸

按千金十六黍為一大豆合七

九計之不過百十二

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凡藥有云大升大兩者以神農秤三兩為一兩藥升三升為一升

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為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叅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

準今二合四勺

納剥淨蒜肉

二升煎候蒜消盡下牛膝一大斤末

準今三兩六錢

煎成酒和兩匙服

之

乳經煎蒜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未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仁一升擣以水和研取三大

升汁

準藥升九升

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

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

矣

凡煮湯大畧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

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服之



石藥皆咬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溢出汁間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絞以兩人助以尺木澄去塗濁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卽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爲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癯神足者棗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古以八月採爆乾尙皮不尙肉

別錄云棗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

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頗合

千金云  
巴豆先

去心皮畢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  
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  
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

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叅之

于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

準今  
三十

六兩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

方寸七  
容三百

二十黍準今一錢此最尼据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  
也以松脂煉去六兩適合百日之用則古一斤為一兩二錢

更無  
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脅下及脚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搗令極熟以水三升和調絞汁更搗以水三升

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顛大棄却三升

蒜肉研汁後滓僅如

桃顛大升小可知

以微火煎取三升下午乳三升合煎至

三升且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

三升蒜汁可以一頓服升小可知

至申時食

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

蒜汁最辛劣全不慮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為今一兩古三升為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

誤以漢之權量為憑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為一升以二百四十秬黍為一兩此與劉歆所定

二十龠為升二千四百秬黍為兩者大相懸絕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為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

今遂有三兩為一兩三升為一升之說而強合于醫方之權量

耳秦漢之量每一斗為今之二升見閻百詩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惑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為古方一兩今之六錢古方

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為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忝之

肘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準今三兩六錢納猪肚中蒸服依景岳說是廿八兩

八錢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準今六錢熬水乾着口中飲執湯

二斤得吐愈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耶併能飲如許熱湯耶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硫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

用此多效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為末準今三錢湯調頓服依張則為二兩四錢

之乾姜可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搗和如彈丸準今一錢

三分故適依張則一兩三錢如彈子大納熱酒中服之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錢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飴糖非蔗糖也一頓準今二兩

錢四漸漸食之多食亦佳張則十九兩二錢能作一頓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

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

準今二合

若不覺更加

服之

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嗽即瘥

若如今之一合

六七勺如何含而嗽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渴不止多飲則殺人黃梁米五升水一斗

煮清三升稍稍飲之

若如今之一升獨不慮其多飲而殺人耶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

一服一升日三服

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脚弱風虛用濕荆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

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灑三斗

準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

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灑三斗

試如式取荆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灑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為良

若三升為

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斷

若血下至三斗三升

尚堪救

藥耶

千金紫苑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

百日一服三合

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口  
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秤藥升農軒剋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寢失古意故梁陶貞  
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  
穀秬黍之制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  
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卽曰  
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  
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疏



競法守間有大升大兩必分別註明今良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  
棄若弁髦強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  
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偽造夏律周黼之  
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  
得撥之使轉卽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窾不貴多也求其  
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  
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慎之也

陶隱居日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

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

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

子為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準上論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

重五厘以二小豆准之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

重一厘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二毫八絲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謹密反謂古人稟厚能

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吾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

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真實今時藥力輕虛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爲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刀圭七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絕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溫服一升觀其煮製每只三指撮末

應料劑如此之多今一旦攷而正之三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唐立三 三續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丹溪格致餘論曰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當以第二章因於暑之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於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涇先生深通經義者也獨於此論未甚研求乃於讀書記云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烈謂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句不必謂之衍文惟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二句與

下文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彼此外錯僅以此四句互爲移掇讀作因於寒欲如運樞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意卽貫串蓋謂因於寒者如樞運動寒氣自散如內經洗慰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鬱爲熱有似燔炭必須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因於暑者月君火爲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氣浮越也丹溪在涇皆相承而誤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

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講雜記中有此一則而語焉未詳書出之後諸同學迭有來問此說者爰爲之詳說於左

此本諸素問遺篇刺法論雖經張景岳類釋於剛柔

失守之條

甲丙戊庚壬五年爲陽于氣剛乙丁辛巳癸五年爲陰于氣柔應交而不布政者謂

之失而尙未甚晰竊參鄙臆詳以明之假如甲子年

上半歲多風少暖爲上年司天之厥陰不退位本年

司天之少陰不遷正若下半年歲多涼爲在泉之陽明

得位甲子之在泉陽明巳卯也

在泉之于卽以司天之干相合者推之如

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也在泉之支以司天之支各就  
四正四偏四維中陰陽相配者惟之如子與卯為四  
正中之一陰一陽寅與巳為四偏中之一陰一  
陽辰與未為四維中之一陰一陽也餘倣此 以上

年之司天臨本年之在泉則上癸下巳為不和甲失

其位謂之木勝土虛甲巳化土木勝必金復指下年乙庚化金之歲言

金既復木必稍退而子年司天之少陰至矣木反助

火剋金其復必微而甲巳之土皆失守土鬱之久後

化為疫早則丙寅晚則丁卯土疫至也丙辛化水之年久鬱之土

方得勝之而為病再次年丁壬化木木又剋土亢則

害而為病也。土疫即濕疫今所謂濕温之類是也  
疫之微甚詳其年之司天在泉或盛或衰為定又若



上半歲氣暖為少陰司天布政而下半歲多溫少涼

為上年在泉之少陽不退位本年在泉之陽明不遷

正夫已卯之柔不至於下本年在泉屬陽明已卯解見上則甲子之

剛孤立於上亦為土虛後化為癘此司天失守化為癘在泉失守化為

癘疫瘟疫也土疫將至恐傷腎臟當先補腎俞次洩

土氣以去其鬱戒夜行遠行經本論刺法故以俞言用藥者亦倣其意可也

其餘詳載類經不必複贅餘年皆倣此。疫癘每發

於陽年除天刑六年其餘二十四年是也庚子庚午君火刑金

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戊辰戊戌寒水刑火運此六年本非有餘故不發疫餘皆陽剛太過故作疫也

然此指陽運自勝而無邪傷者也若剛柔迭失其位

四時不節謂之失之迭位即生大疫

應司天而不司天應在泉而不

在泉雖屬陽年亦為不及不  
必鬱至三年始發疫癘也